



没有结束的统裙

楊 苏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没有结束的统制

楊 苏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1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西南边疆兄弟民族生活的短篇集。作者是白族人，这个短篇集是作者的第一部作品。集子里收入的作品，反映了西南边疆兄弟民族解放以后在各方面的深刻变化，他們在党的领导下，亲密团结，勇敢斗争，辛勤劳动，日新月异地建设幸福美好的生活。作者以清新雋永的笔触，描绘了西南边疆色彩绚丽的生活画面，刻画了兄弟民族纯朴乐观的性格，歌颂了他们中间的新人新事。作品带有浓厚的民族特色。

沒有織完的統裙

楊 苏 著

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鸦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 1/4 印张

196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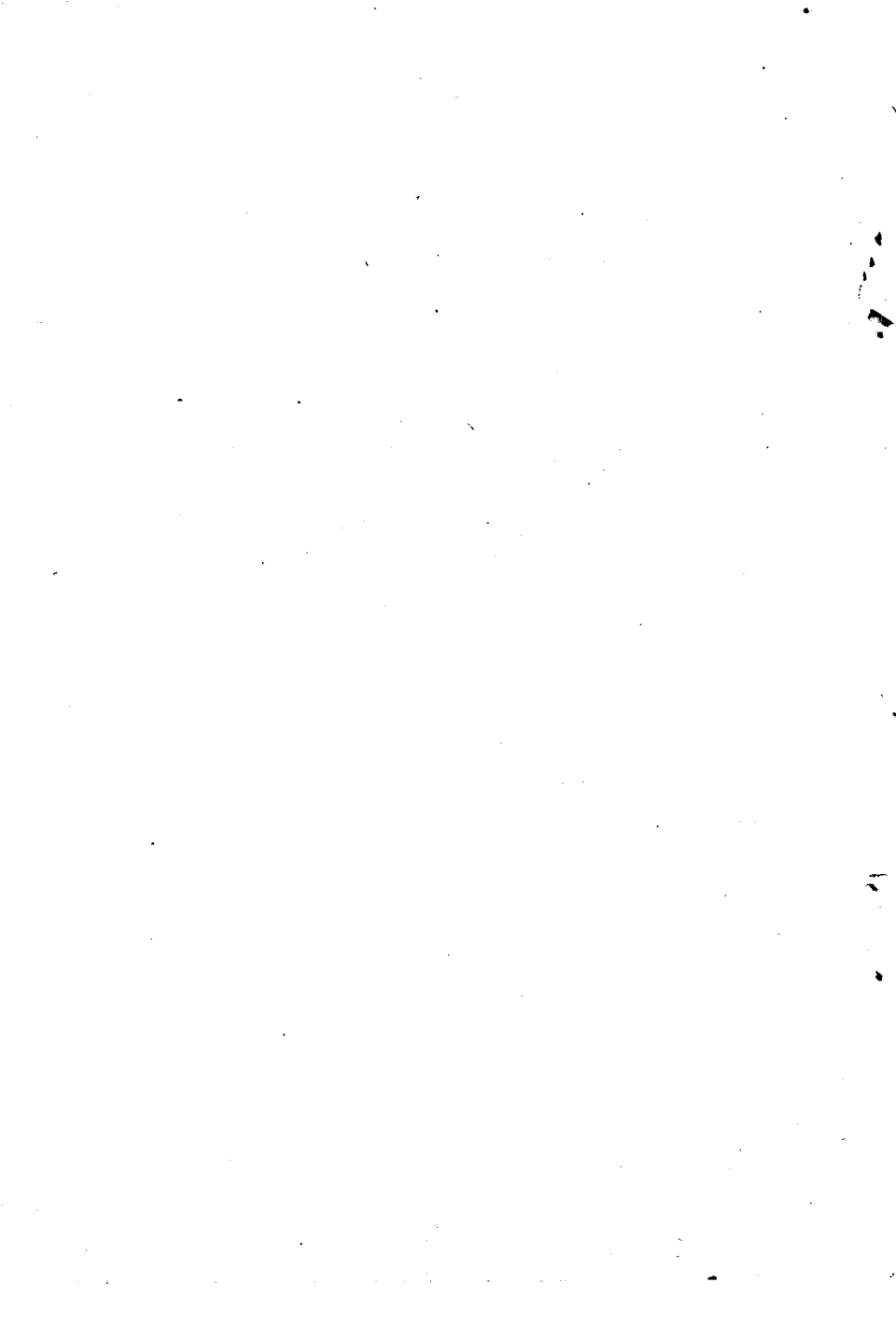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1—10,000 定价(4) 0.81元

目 次

嫩西节	3
路遇	11
亲如兄弟	19
求婚	37
剽牛	42
没有織完的統裙	56
春雨滿山寨	65
猴子岩	79
木真的春天	96
早晨	104
插秧机的故事	109
“湯跌”	114
梅和老公	119

目 次

嫩西节	3
路遇	11
亲如兄弟	19
求婚	37
剽牛	42
沒有織完的統裙	56
春雨滿山寨	65
猴子岩	79
木真的春天	96
早晨	104
插秧机的故事	109
“湯跌”	114
梅和老公	119



嫩 西 节^①

初春早晨的太阳，暖洋洋的，透过墨绿肥厚的芭蕉叶，射进岩贺保的新房。窗口的紫竹，在晨风中嬉戏着，捕捉着纱窗上的阳光。栖息在血红的桐花间的云雀，迎着朝阳，用圆润悦耳的声音，啁啾着动人的音调。结婚才三个月的米月团，正在窗口理着她那柔软得象锦绒样的黑发。当她在银镜里看见自己西红柿一样的脸颊时，独自羞怯地笑了。婚后的幸福生活，社里紧张的劳动，使这个傣族少女象沐浴着雨露的赏箭花一样，充满了青春的欢乐。窗外透进的楸树花的幽香，阵阵沁入她的心肺。在这凉爽的春晨，她的心情就好似窗外的阳光般明朗敞亮。她梳好了头发，戴起水绿的绒布头巾，回身折迭床上的棉被，用手拂平花垫单上的褶皱。当她举起枕头，看见一件压得很平整的、缝着鍍花鍍金钮扣的碧蓝色上衣，她丢开枕头，仿佛母亲抱沉睡的婴儿似的，轻轻地抱起衣裳，这是岩贺保为了“利很浪”^②而特地给她缝的呀。她把脸颊贴在衣裳上，心里充满了温柔甜蜜的感觉，陷入了快乐的沉思。

① 嫩西节：傣语春节。

② 利很浪：春节时，傣族新婚夫妇，都带了礼物，偕同未婚的成年男女两人回娘家拜年。

春节“利很浪”的时候，她要叫岩賀保亲手帮她穿上这件衣裳，再和他一起到娘家去。到蛮弄寨門口，她一定要脫掉鞋子，在那晶莹清彻的河水里洗洗手，痛痛快快地喝口水再进村去。她就是吃这条河水长大的呀，何况岩賀保又正是和她在这河边串①上的呢。每一次想起蛮弄寨，她首先总想起这条河。母亲一見她进門，一定会非常高兴，她老人家准会跑进臥室里，把冷冽而又甜滋滋的柿桃拿出来給她吃。哪家的柿桃都沒有母亲的这样清凉！

啊，这次“利很浪”姐姐也一定会回来的。听说她們的合作社今年大丰收，要問問她增产的經驗，不知姐夫对姐姐的体貼是不是跟岩賀保对我一样？村里的小凹也将出嫁了，如今这个蛮弄最調皮的“小卜哨”②，一定不敢再开岩賀保和我的玩笑了吧。今年要叫哪个“小卜哨”陪着我去蛮弄呢？还是爱娥吧，她是我們的生产小組长，对人又关心又体貼，挺合适。哪个“卜冒”陪岩賀保呢？“卜冒”是太吵的不行，嘴里沒有話的也不行，要会唱，会跳象脚鼓，要懂礼貌的才行呀！回去送些什么东西呢？把大南瓜帶回去吧，那是我們小組抽空自己种出来的。唉呀，不好，送南瓜人家会笑我想娃娃的，不羞死人嗎。她好似已經听見人們的言論和談笑，把发烧的脸急速埋在衣裳里。突然，她感到有一双手紧紧捏住她的肩膀，吓了一跳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岩賀保！不知什么时候，他悄悄摸进来了，一双黑金样閃亮的眼睛紧紧盯着她，通紅的脸上沁出細粒

① 串：交談結識的过程。

② 卜冒、卜哨，傣族青年男女之稱謂。

的汗珠。他只穿一件綠色綫背心，赤着双脚，象核桃般滾圓的肌肉，在他紫銅色的手臂上滾動。米月团微噤地橫了他一眼，輕輕地說：

“唉喲，我的肩膀痛死了，你走得比貓還輕，我這樣靈的耳朵也聽不見你進來。”說着，便把岩賀保的手慢慢地拿下來。岩賀保走到洗臉架旁，拿起濕手巾，擦干了臉上的汗，說道：

“不是你的耳朵不靈，也不是我走得比貓還輕，是你的心飛走了，你在想什麼呀？”

“我不說，說了你會笑我！”米月团想起送南瓜的事，兩頰上又立刻飛上了紅暈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會笑你呀？”

“我想着‘利很浪’的事，唉呀，我不說了，你嘴巴已經笑了。”

岩賀保忍不住笑出聲來道：

“你說話，我嘴巴能閉着嗎？你是不是不想‘利很浪’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還想得很咧！”接着，米月团就一五一十地把她剛才想到的事，都給岩賀保說了。她問岩賀保道：

“你說怎麼辦呢？”她仰着緋紅的臉，一雙明亮得象深夜的星星一樣的眼睛，望着岩賀保，等待他的回答。

“今年不興‘利很浪’了，我倆也不回去了。”岩賀保坐在床前的一條矮凳子上，兩只手扶着凳子的兩頭，把身子一前一後的晃來晃去，無所謂地回答說。

米月团听了，以为是故意逗她的，她搖着身子，噘着嘴，撒嬌地吵道：

“不，不，我要回去。我要‘利很浪’。”

岩賀保坐正了身子，一本正經地說：

“米月团，这是实在的事呀，刚才我們几个团员在田房^①里商量，我們今年要带头打破这个习惯，不过‘利很浪’了！”

米月团知道不是岩賀保跟她鬧着玩了，怔了一会，然后把衣裳放还床上，皺着眉头說：

“过年过节，媽媽要我們回去一趟，再說一年我們才回去一次呀！”

“不能去，不能去！”岩賀保一股劲搖着手，简单地回答，他心里以为米月团毫无疑问会支持他。

“我要去！”米月团賭气地把脸扭向床里。岩賀保見她生了气，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，两手捧着她的脸，端詳着她的面孔，然后說道：

“你不要生气。不是我不讓你去，你看，我們合作社里生产这么紧张，要修水利，要积肥，要提早做秧田，要砍柴火，要盖草房，社里的劳动力忙不开呀！”

“这些活路，年年都有，回来了再做嘛！”米月团回过脸說。

“你不要翻老皇历了，今年跟往年不同，今年要大跃进，往年我們又不积肥，大跃进了我們才积肥呀！”

“大跃进要吃飯，不大跃进也吃飯。”米月团賭气地說。

“大跃进是要社会主义。你这个人呀，比扭松疙瘩还頑固。”岩賀保生气了。說完了，他怒冲冲地返身坐在凳子上。

① 田房，在田野中搭的临时草棚。

米月团原本是撒撒娇的，听了岩賀保最后一句话，她也生气了，倏地从床上站起来，哭丧着脸说：

“我落后吗？哪一样不如你？你是团支委，你没有帮助我入团，我自己样样事带头干，党支部发动小卜哨捡粪，是哪个带头先挑？我们生产小组里，现在哪个工分最多？修水潭我要去报名，你还叫我留在家里，说在家里要有人坚持生产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米月团拚命咬住嘴唇，她忍着不让眼里噙着的泪水滴下来，她的胸脯象海涛般起伏着。

“好，你进步，你就不该再要‘利很浪’呀！”岩賀保理直气壮地反问。

“‘利很浪’又不是我订出的规矩，是阿公阿祖传下来的，为什么我来你家做媳妇，你就取消了！”

“这个不取消怎么行？你算算，我们村子里今年结婚的有十一对，单我们社里就有五对，‘利很浪’，还要陪两个卜冒卜哨，全村就四十四个人，一个人耽误四天，你算算耽误了多少劳动力？不要说阿公阿祖传下的规矩，就是佛祖订下的也得改。”岩賀保边说边招着指头，算给她听。

“我不会算，只要我们两个去，不叫人陪就是啦！”米月团带着让步和解的口吻答道。

“不行！我去，叫别人不去，我这个团支委的嘴巴放到猪圈里去吗？不能去！”

米月团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说道：

“去两三天不行，去一天好了，早上吃了饭去，太阳落了就回家。”米月团一心想回去一趟，不看看母亲、姐姐，不喝一口

小河里的水，不尝尝藏着的冰凉柿桃，不，主要的是“利很浪”的风俗，一下就革掉了，怎么也不能馬上习惯啊！

“唉呀，你不要跟下蛋的母鷄一样咯咯叨叨了，半天我也不去。”岩賀保不耐煩地說。他怎么也沒有想到，米月团今天会这样不爽利，不象以前一样跟他一致。

“你不去，我一个人也要去，你不喜欢去就拉倒！”米月团原来很紅潤的脸变得蒼白了。結婚这么些日子，她还没有见过岩賀保对她这样严厉过呢，她真有点受不了。她抓起衣裳就想跑出去。岩賀保更光火了，他把两手撑住門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大声嚷道：

“不准你回去！”

“你管不着我，我要回去。”說着，她就用力去拉他的手。

“你去了，就不要回来，只想‘利很浪’，不想社里的事。”

“不回来就不回来。”米月团一面說，一面用力拉他的手。岩賀保原先用力撑住門，后来看看有点撑不住了，就推了她一下，米月团踉蹌地倒退了几步，趁势返身扑在床上嗚嗚大哭起来。这还是他們結婚后第一次吵架。他今天才看見米月团这样伤心地哭，他感到有点气憤，也有点儿着急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米月团哭得那么伤心，他又感到有点懊悔。当他正在为难的时候，鎖在大門口牛栏旁边的狗凶恶地叫起来了。有一个象“象脚鼓”声一样渾厚低沉的声音吆喝着：

“喂，叫什么！”大概是吆狗，接着就听见：

“岩賀保！……”这是米月团大哥綫眼的声音。岩賀保想，他准是来接米月团的，唉呀，真糟糕，还得跟他斗一下。岩賀

保心里着急，怕她哥哥看了，多难为情。就赶紧扯下手巾，扶着米月团的头，想替她揩眼泪：

“唉，唉……你听，大哥来了，不要哭了，他看见多不好意思呀！”米月团一把抢过他的手巾，仔细地揩干自己的眼角和面颊。她知道今天她一直硬撑着要去是不对的，岩贺保完全为了合作社的劳动力紧张才不去的，可是，是因为他说话这么凶，她才赌起气来的。“利很浪”不要就算了，回娘家，又不是隔几百里，只是十来里路呀！米月团正想出去，她的哥哥，綫眼进来了。他一见岩贺保就嚷：

“岩贺保，我来向你借个铁千斤^①，今年我们不来家过嫩西节了，要在曼别河上修水利。你们村里怎么样？”

岩贺保听了，立刻高兴起来，拍着胸膛说道：

“我们和你们一样，把耙耙送到大潭上，到水利工地上过嫩西节，铁千斤我们有，我马上拿给你！”他刚想出去，一到门口，又转身问：

“大哥，你们村里还接不接姑娘回家？”

綫眼坐下来，装着土烟斗答道：

“不接了，姑娘哪天都可以回来嘛。现在打粮食要紧啊，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到处出来看我们庄稼哩！我们还能死守着老规矩干么？啊，米月团，你们两口子也不要来了，你姐姐也来了信，说她们今年社里活计忙，不来家了，叫你有空去找她玩。你们来了，家里也没有人，都上工地去了！”

^① 铁千斤，水利工地上扛物用的工具。

岩賀保回过头看看米月团,她正低着头偷看岩賀保呢,一碰上岩賀保的眼光,她又羞又嗔的微笑着,赶快回过身来,从床上拿起一件衣裳,輕輕地披在岩賀保光赤的肩膊上。

1958年3月于芒市

路 遇

正是过春节那天，我到古东检查兵役征集工作。走过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，又是一段陡峭险峻的小径，鑽出稠密的灌木丛，终于翻过了弄玲坡。到山脚，有点儿累了。殷红灿烂的櫻桃花，吐出嫩绿新芽的柞木林，象一块绿色天鹅绒的青青地。啊，还有淙淙流着的小河，河边长着一丛墨绿肥大的芭蕉树。我拿出口缸，舀了一缸水，水真象冰凉的甜浆一样。我躺在草地上，刚闭起眼睛想憩息一会，就听见柞木林里枯败的树枝，“咔嚓”作响，好象有甚么东西从中经过，沉重的脚步轻微地震动着地面。这是怎么回事，我惊讶地支起身子一看，柞木林里走出一个傈僳族打扮的青年，头上打着白布包头，身穿粗麻布衣服，腿上裹着绣有花纹的腿布，光脚，腰里挂着一把长刀，一个箭壶，手里拿着一只硬弩，泛着紫红的黝黑脸上，正在淌着汗，醋栗似的眼睛，一看见我，就闪着快乐兴奋的光。在这边界地区，看见他的样子，我不由地捏住腰中的枪柄，问道：

“你是干甚么的？”

他看见我态度这样凶，脸上先是露出了诧异的神色，但一忽儿就笑起来了，他一面上前，一面说：

“同志，你不要怕，我是傈僳族余三，住在余家寨，我是要

到州城去。”

他走出了柅木林后，就坐在草地上，用衣襟揩着头上的汗水，看見口缸里沒有喝完的水，就不客气地拿起来，倒水洗滌自己的双手，然后跑到河边去舀水喝。接着他洗了洗口缸，又再舀了一滿缸拿到我面前說道：

“喝吧，这水真甜！”他这种爽直的性格，消除了我的敌意，我怀着好奇心問：

“到州城干甚么？学习？开会？”

他沒有看我，笑了笑，接着調皮地回答：

“我要去剃头发胡子。”

“嗨！跑一百三十里路到城里剃头发胡子，是不是要討媳妇了？”我这样問他。

“不是，不是！”他叫起来，搖頭否認，接着說道：“我才不想討媳妇哩，我是要去参加解放軍，剃光了头发胡子，才当得成解放軍！”說完，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臀部的泥土，紧紧腰帶想走。

为甚么剃光头发胡子才能当解放軍呢？这和我下来的任务多少有些关系，于是我便拉他坐下来，說：“坐一会再走吧，你想去当解放軍嗎？”

“是呀，我想当解放軍，想了三年，唉，就是那个指导员官僚！”他大概很不滿意，話刚开头就生起气来了。

“这跟你剃头发胡子有啥关系啊？”我岔断他的話。

他搖了搖頭，双手抱在膝盖上，使自己坐得更舒服些，然后說道：

“前年我去报名参加解放军，那个指导员說我才十七岁，不到时候。去年十八岁了，我又去报名，可是他又說，兄弟民族不搞兵役制，劝我回家。今年我十九岁了，听說城里的适龄青年正在入伍，这回我不去找那个指导员了。直接到城里去吧，我們住在山上的人，个子大，怕城里人說我年紀大了，又不要，我想把头发胡子剃了，他們看我年青青的，报十九岁就会相信。你看，解放军不都是光头嗎？这一次他們不准我，我就不回来了！”

我看他那坚决的样子，心想也許他会成功的。我想逗逗他，就說：

“你枪都怕不会打，当解放军怕不行吧？”

他对我这句话，好象有点生气，气虎虎地說：“我会打枪，当面打給你看。”

我搖了搖頭，回答他道：

“你看，咱俩誰都沒有帶步枪，試不成。小兄弟，学会打枪容易，打得准就不那么容易了。”

他大概因为我小看他，很不服气，立刻站起来，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，搭在硬弩上說道：

“你指吧，你指哪里我打哪里，打不着不算便便！”

我环視了周围一下，恰巧有一只烏鴉飞下来，棲落在一株古老的杞木树梢上，对着我們“哇、哇……”地叫，我指着烏鴉說：“打这只烏鴉吧！”

他听了，拿起石头向烏鴉擲去，口里大声吆喝着。我刚想問他为什么这样做，烏鴉已振翅起飞，小伙子就說：